

微信上的另類履歷表

前兩天是我小學同學的生日。說來奇怪，我對各種日期特別敏感，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，很多同學的生日我都記得。有人開玩笑說，每年我的生日祝福比通訊公司和銀行的短信都要準時。那天我很想在小學同學的微信群里@我的同桌——25年沒見了，我還記得她的生日，一定很煽情吧。後來想了想，我還是忍住了——自打被拉入那個群以來，我幾乎沒有說過話，猛然間要跳出來引起一個話題，我還真有一點“社交恐懼”。

25年前，因為搬了一次家，升入中學時，我離開了原來的中學。那一年，大家家里都沒有裝上電話，因此畢業之後，我就徹底和同學們失去了聯絡。

高中畢業那年，我差一點重新找到我的小學同學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，對方說他是朱×鳴，問我記不記得他。我說當然記得啊，小學時他就坐在我前排。對方說，他是無意中從一個朋友的通訊錄里看到我的名字的，而那個朋友恰好是我的高中同學，他聽說我要去北京上大學了，特來向我祝賀。當時我的頭有點發蒙，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。我問他是不是還住在學校後面的張御史巷，他說那條巷早就拆了，他搬去了別的小區。隨後，我就一直在那里問：“你真的是朱×鳴嗎？”他的聲音根本不像是朱×鳴啊。我完全忘了，小學時我們都沒有變聲，6年不見，聲音自然早已不似當年了。我就一直那麼傻乎乎地問着同一個問題，直到掛斷電話，都沒有想起問一問他的電話號碼（當時座機還沒有來電顯示功能）。

後來我問遍了我的高中同學，沒有一個人認識朱×鳴。就這樣，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小學同學，再次失去了聯繫，彷彿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。

人生的車輪滾滾向前，後來我換了城市，本以為茫茫人海，我和那些小學同學將再無交集。可是誰能想到，多年之後，一個叫互聯網的東西進入我們的生活，改變了我們的社交方式——在這個網絡時代，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發生的，所以在失聯了整整25年之後，我和小學同學在微信上重新聚到了一起。

重聚的過程也頗有戲劇性。2008年，一個小學同學在報紙上讀到了我的一篇文章，文章旁配了一幅我的漫畫頭像。這位同學一眼就認出了我，於是打電話到報社，從編輯那里問到了我的手機號碼。後來我們約在一個咖啡館見了面。特別有意思的是，那天正好是我和妻子結婚登記的前夜，在這樣一個日子跟失散多年的小學同學見面，還真是有點特別，仿佛是在跟自己的童年告別。我已經不記得我們都聊了什麼，而在那天之後，我們也沒有再見過——也許是因為時間隔得太遙遠了，很難再找到共同話題的緣故吧。

轉眼又是幾年過去，直到微信出現，我毫無防備地被這個同學拉進了小學同學的群。

突然被拉進群的時候，那種驚慌失措的感覺，要遠遠大於驚喜。就好像一個新人，突然要站到一個陌生的講臺上跟大家打招呼。我甚至迅速地在腦海里想了一遍該怎樣用最精簡的方式做自我介紹。然而很快我就發現，我的恐慌是多餘的，並沒有人對我的到來抱以特別的關注，同學中只有兩個人將我加為好友，即便這樣，我們在微信上也很少互動。對於群里這40多個熟悉的名字，我似乎也並不知道在這25年里，他們都發生了什麼故事，現在都在做什麼。整個群的活躍度不高，偶有幾個人發些“鷄湯”、段子，或是笑話想活躍一下氣氛，結果也是應者寥寥。

看來，大家都跟我一樣，患上了“社交恐懼症”。

自打有了微信之後，一個個群建了起來，從小學同學群到大學同學群，再到單位各個部門的同事群。一開始，大家都在感嘆，網絡彌合了時間和空間的差距，讓大家聚到了同一個平台上。可是慢慢地我就發現，其實時空的差異依然存在——最活

躍的群，莫過於現在部門的同事群；時間越往前推，那些群也就越寂靜。也許正是應了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，人的一生，真正交往的朋友不過那麼幾個。無論微信通訊錄里的好友是100個、500個還是1000個，交流頻繁的還是屈指可數的那幾個人。當我們有了新朋友、新圈子之後，原來的朋友、原來的圈子，就會慢慢地退居二線。

古巨基有一首歌唱道：“小時候，好朋友，什麼都玩，可是畢業之後，上班下班，有敘舊沒話題，很無奈完成一頓晚餐。”真的很無奈，面對微信上那麼多群，既捨不得刪掉，又似乎沒什麼話題可說。它們就那樣躺在手機里，彷彿我們的一張另類履歷表，記錄着那些跟我們擦肩而過的人。



毫不費力的美

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氣質和裝扮，各有各的好看，各有各的動人。如果審美標準混亂或者裝扮太過一致以後，大家跟一個目標上使勁，盲目跟隨潮流，穿衣打扮與氣質不符，底氣不足，於是就有掙扎，就費勁，當然不好看。

胡蘭成談起鄉下的女人，臉色紅撲撲，漿洗完衣物，做好飯菜，就換件布裙，坐在門口聊天，喝一盅茶，剝個豆，沒有窮酸相，沒有非分之想，都好看。因為在天地間，有適宜、有敬畏、有尊卑。順應天命，恰到好處。

讓自己更鮮活、更樸素，活得像自己，總是沒錯的。



有一天，我的一個學生拿着一張她丈夫的照片來找我。她丈夫剛剛只身去了美國工作。照片中，她丈夫和幾個朋友正開心地說着什麼。

“太好了，他好像已經習慣那里的生活了。”一聽我這麼說，這個學生表情嚴肅地說道：“我不在他的身邊，他竟然還能過得這麼開心，簡直不可原諒。”他們的戀愛和婚姻都曾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一起。當時結婚還不到一年，作為妻子的她在

話語間流露出的與其說是寂寞，不如說是憤怒。

我覺得愛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真心去愛的同時也會帶來痛苦，這種痛苦和沒有愛人時的寂寞不同，這是因愛而生的痛苦。自己不在愛人的身邊，而他(她)卻過得非常快樂。在生氣的同时，我們流露出來的是“沒有我的幸福是不能被允許的”，這是佔有欲和嫉妒。

儘管我們都希望能和相愛的人美滿、幸福地過完這輩子，但是我們想把愛的人一輩子拴在身邊也是不可能的。無論是父母對子女的愛，還是夫妻、戀人、朋友之間的愛，這都需要有覺悟。

以前的我認為若是相愛的話就應該把愛的人綁在身邊，而自己也甘願被愛的人俘虜。然而，真正成熟的愛應該是經歷了從“束縛之愛”到“解放之愛”的成長。

愛是需要成長的，這種成長是從總想兩個人合二為一，總想看清所愛的人的所思所想，漸漸蛻變為允許對方有屬於自己的專屬世界，兩個人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，用信任將這距離填滿的過程。

事緩則圓

巴圖樂家的院子開着前後門，且門前都是路，他的父親在後門旁順牆栽了一排楊樹，放了一堆準備蓋房用的石料。不料，大樹下的石料堆變成路人的歇腳點，一排楊樹變成路人的拴馬樁。如此一來，巴圖樂必須每天和老爸一起清理臭氣熏天的馬糞、牛糞、駱駝糞。

巴圖樂嫌臟嫌麻煩，有怨氣，建議父親砍樹搬石料，或者在後門拴條惡狗，嚇走歇腳的路人。父親說：“沒必要，不可刻薄待人。我們只管清理牛糞、馬糞、駱駝糞，儲存干糞餅，友好地給路人免費供水，千萬不要給人家臉色看。”

冬天到了，缺少燃料的人家在嚴寒中受凍，或到處拾柴，或花錢買炭，巴圖樂家卻有充足的糞餅。父子圍爐夜話，巴圖樂問父親：“這樣的好人好事還要繼續下去嗎？”父親說：“不但要做，而且要上檔次。明年，我們前後院分開，前院住人，後院開車馬店。”

春暖花開的日子，車馬店開張了。回顧一年多的苦樂，巴圖樂將父親的智慧概括為四個字：事緩則圓。

我不允許你快樂

到晚上十點再吃晚飯，完全生活在與我們平行的世界里，像是我們家的一個幽靈。

現在有時，我也會在傍晚醒來，“在傍晚醒來”被我列在人生絕望辭典的前幾名，特別是那些天黑得特別早的冬日，醒來以後像是生活徹底失重一般，覺得一切都難以繼續。我會在這樣的時刻想起我的奶

爸爸：“日記怎麼辦？”我爸爸愣了愣，他一定沒有想到，奶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。接着奶奶說：“就這樣放在屋子裡，不會被其他人看到吧？”我站在旁邊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差點哭出來。

她那麼敏感、纖細、孤獨、膽小，這漫長的二十年間，難得的幾次與我走在馬路上，都要緊緊地拽住我的袖子。所以我其實真的不知道，她的內心是怎麼去面對死亡的。家里人對她的照顧向來很好，但是在很多個冬天里，我看到她穿着棉襖，縮手縮腳地坐在窗邊，旁邊是一盆正要冒出花苞的水仙，臉上依然是那種害羞的神情，混雜着一些憂愁。

自從她去了養老院，我就很少看到她。我從來不覺得中國的養老院有什麼好的，更像是個醫院。自從她去了那兒，就迅速地衰老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老人，或者說一個真正在等待死

掏出一片柚子給我吃。我告訴她，我要去北京了，她聽得不是很清楚，反正那時我也常常要出遠門的，所以她大概只當我是去某個地方玩一會兒，很快就回來。她握着我的手說：“你是最好的。”

她去世那天，我在北京，接到家里人打來的電話。掛掉電話後，我獨自坐在那兒發呆，眼睜睜地看着外面的天色暗下去。天黑後，有朋友叫我出去吃餃子，那天大概是冬至吧。我們約在一個地鐵站見面，然後他用自行車帶着我在衞衛里亂竄。那家餃子鋪鬧哄哄的，門口掛着個棉門簾阻擋外面的寒氣。我們叫了差不多一斤的各色餃子，他還專門跑去隔壁幫我買了桂花酒，給自己買了二鍋頭。我們像平常一樣大吃大喝，還大聲說話，我假裝得都已經意識不到自己在假裝了。

然後朋友給我說了一個笑話，在我聽來一點都不好笑。他把一張紙巾撕來撕去，貼在臉上假裝是豬八戒。大笑帶來了劇烈的情緒失控，一會兒我就轉為大哭了。朋友掛着那張豬八戒的臉看着我，他也沒有問我為什麼哭，只遞給我紙巾，然後自己把剩下的餃子都吃完了。

那天我始終在哭，一直到深夜。有朋友給我打電話，我因為過分哽咽而根本沒有辦法接。我想起和奶奶最後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我常常熬夜到凌晨，兩點或者三點的時候，奶奶會從她的房間里走出來，若是看到我房間的燈還亮着，她就走過來看看我。我總是在對着電腦玩遊戲，屏幕發着光。她不是很明白外面的世界已經變成什麼樣子，只以為我一直在做作業。於是她站在旁邊看一會兒，然後說一句：“做功課不要做得那麼晚。”其實那時我早就已經不需要再在半夜做功課了。

我那處處為別人着想的奶奶，在面對自己至親至愛的家人時，卻一直被“怕給別人帶來不便”的想法深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她對周圍的人愛得越熱烈，這種因為害怕觸犯他人而不敢表達愛的痛苦就越深。我常常想，在被自己的善所束縛的世界里，她的心中該有多麼重的孤獨感，那種孤獨幾乎是絕望而沒有出路的，慢慢吞噬着她眼中的光芒。

來不及珍重的告別



我的奶奶被傳染上肝炎，是在爺爺去世後不久，她病了很長一段時間。我不知道那場病會不會消解掉一些她失去丈夫的痛苦。

等她出院以後，就不再與我們一起吃飯。剛開始，她還與我們坐在一張飯桌上，不過是用自己的碗筷，坐得遠遠的，讓爸爸夾菜給她，絕對不直接碰桌上的食物。那時候，她變得小心翼翼，臉上常常帶着驚恐的表情，像是病菌已經長期在她的身體里紮根，再也不會離開。她甚至不太願意讓我坐她坐過的椅子，那也是一把專門的椅子，她每天坐上面看報紙。

再後來，她就不再與我們一起吃飯了，甚至很少出現在我們的房間里。她開始寫日記。她曾經是個中學老師，但在我的記憶里，她一直是個獨自坐着的老人，與外面的世界根本沒有聯繫。她寫日記的勁頭非常猛，常常從醒來到睡過去，都在寫。有時候下午趁我爸爸媽媽不在，她會來問我討支圓珠筆芯，或者是討一疊用過的草稿紙，那多半是她寫到一半，紙筆用完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彷彿從來不問我的爸爸媽媽要這些東西，甚至故意要避開他們似的。

自從她開始寫日記，就漸漸變得日夜顛倒。常常清晨的時候她還醒着，有時又會一覺睡到傍晚，下午四五點鐘把午飯熱一熱吃掉，等

奶，想起她在人生最後的那很多年，面對過許多這樣的時刻，每每想起，我心里都一片黑暗。

沒有人看過奶奶的日記，只知道她鋪天蓋地地寫。過年時有親戚來我家，開玩笑地問她是不是在寫回憶錄。她向來內向害羞，面對這樣的問題，只能用手捂住臉笑笑。但其實有一次，我偷偷看過她的日記。她的字迹很潦草，難以分辨。細細看來，她寫的是每天在電視新聞里看到了什麼，領導人發表了什麼講話，主持人穿了什麼顏色的衣服。然後她會寫到在弄堂里遇到了隔壁鄰居家的誰，說了什麼話。中午媽媽為她準備了哪些菜，也一樣樣地寫出來，不忘加一句說，媳婦很賢惠，飯菜都很有營養。她也寫到我，寫我每天晚上都上樓給她送水果吃，寫我的考試成績。

之後她的身體變得很差，我去念大學了，家里也沒有人能夠時刻看護着她，於是爸爸決定把她送去養老院。我記得送她走的那天，她整理好衣物，安靜而羞怯地坐在床邊，她總是擔憂打擾到別人，儘量隱匿自己的存在。等到車來接她的時候，她像是突然鼓起勇氣似的問我

亡的人。就好像她身體里的那根橡皮筋也松掉了，她總是茫然地躺在那兒，也不太跟旁邊的人說話。

我最後一次看到奶奶，是在我去北京之前。我沿着充滿消毒水氣味的走廊走向她的房間，她不在，我又轉頭去走廊里找。過了一會兒，才看到她坐在走廊里，旁邊有幾個老人在聊天，她彷彿在聽，卻又扭頭看着其他地方。我不知道是誰幫她剪的頭髮，非常短，像個男人。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為此發脾氣。在那最後的幾年里，她的脾氣變得非常不好，媽媽有時候會抱怨一下，我卻總是不由得想起，在爺爺去世後不久的那些暑假里，我與奶奶兩個人度過的一個又一個的白天。我常常無緣無故地對她發火，有一次我畫一幅油畫，畫到一半去午睡，醒來時看到她把我的油畫筆洗了，而且在水里泡壞了。我為此坐在床邊大哭起來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對她發火，我想她也一定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對其他人發火，她心里肯定也很難過。

那天她看到我，從一個皺巴巴的塑料袋里